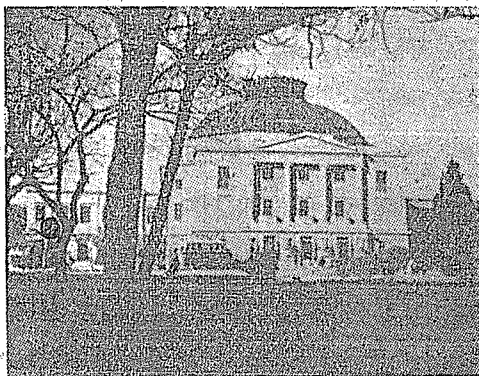


桑滄大中

聖成王

(堂禮大學大央中京南為右)



中外雜誌五卷五期所載魯傳鼎學長的「三十年前中大學生」一文，感情真摯，敘事生動，讀後令我細懷往事，恍如在目。妻子兒女也因爲讀過這一篇文章，曉得抗戰期間我係在中央大學讀到畢業，由而獲知我當年也會有這麼一段堅苦刻厲，淡泊自甘的讀書生涯。訝異之餘，於是對我肅然起敬，都在竊竊私語，原來「爸爸從前還過過那種苦日子呢！」自此更能節用愛物，克勤克儉，這便是在拜魯傳鼎學長之賜了。銘感之餘，轉覺得垂昔沙坪壩上，松林坡裏，歡樂與痛苦，欣慰與悲哀，可歌可泣、可記可寫的故事，真不知有多少。即令有千百萬言的巨著，也未必就能夠寫得完，寫得盡。所以頗想東施效顰，也寫上那麼一段中大的歷史。

世界最古老的大學

手頭還珍藏得有中央大學三六級畢業紀念冊，翻開來的第一頁上，有如下一篇短序，也不知道是出於那位同學的大手筆——

「這裏留下了我們青春時代的影子，這裏記載着我們生命裏的一段旅程，我們是怎樣聚攏來的，

又是怎樣在一起渡過苦難的日子，但，也會是怎樣的在一起歡笑過。

憑藉着這個記載，我們彼此間的關切，將不會被時間塗抹上一層暗淡的顏色。

今天，我們是將分別了，我們將分別奔馳在祖國的原野上。祖國的原野多着荊棘啊

！如果誰因此奔馳得感到疲乏，這裏的一幀圖片或一段文字，也許會將喚起他對今天的回憶，從而復甦了他青春的活力。

我們是這樣的彼此祝福着分別，我們的心將永遠聯繫在一起！」

中央大學的歷史，應該上溯到公元二五八年的三國時代東吳的都城建業（今之南京）。當東吳孫綽廢其主吳亮，擁立景帝孫休，改元永安。便在吳景帝永安元年（公元二五八年），下詔置學官，立五經博士，南朝國學，從此奠立基礎。延祿而至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改國學爲國子監，在鷓鴣山之陽，建造了規模宏大的覺舍。明成祖永樂年間，學生人數最多時，達九千九百七十二人。滿清定鼎北京，又改國子監坊爲江寧府學。清世祖順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〇），再重建文昌書院。此一中國的國學，亦即國立大學，無論就歷史、規模，及學生人數言，實冠於世界各大學校而毫無遜色。

清德宗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張之洞在當兩江總督的時候，再改文昌書院爲三江師範，這便是中國有師範教育之始。三十一年易名爲兩江師範，一直到民前一年辛亥（公元一九一一），因爲革命軍興，益以民初戰禍頻仍，兵荒馬亂，此一具有將近一千六百年歷史的國學，方始由於校舍駐兵，停辦了三年之久。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九月十日，南京高等師範成立，悠久而偉大的南學教育傳統，方告繼續，亦即爲人才輩出，著稱於世的中央大學前身「南高」。南高的第一任校長是江謙先生，當時祇招收國

文、理化兩部預科各一級，和國文專修科一班，學生人數，僅得一百二十六位。

現任國防研究院主任、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曉峯（其昀）先生，便是在民國八年，以優異成績考進南高的。據曉峯先生說：當他在南高創辦四年後入校，全部同學也不過四百十六人而已。由此可想，當年投考南高之難，與乎學生素質之高。張先生又說南高辦學之宗旨，在於培養優良的師資，並力求深造，養成專門學者，其性質和法國高等師範學校相近似。曉峯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南高的學風」，對於南高當年的哲學教授，後兼訓育主任、文史地部主任及校長辦公室副主任劉伯明先生推崇備至，說他是南高「高標碩望、領袖羣倫」的人物。據說劉伯明先生畢生為南高盡瘁，平素祇知有學校而不及其他，因此他竟會在易簣的時候，茫茫然問他的夫人：

「你是那一系的學生？」

曉峯先生引述劉伯明先生的一段至理名言，指出南高校風之為何。劉伯明先生說：

「吾校同學率皆勤樸，無浮華輕薄氣質，而其最顯著之優點，在專心致力於學。其堅苦卓絕，日進不已，至可欽佩，實執椅子之學生所不能及者也。」

準此，則抗戰期間我們在沙坪壩上的埋首苦讀，實即南高一貫校風之所使然，充其量不過南高精神之窮而彌堅，有所發皇而已。

民國八年後，南高校長改由郭秉文先生擔任，便在郭秉文校長的手裏，民國十年九月，經郭先生一手籌備的東南大學正式成立，開學上課。

由教育部委郭秉文先生為校長，當時東南大學的經費，係由江蘇省承認十八萬三千元，充作民國十年全年度的預算。然後到了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東南大學評議會、教授會聯席會議，議決將南高併入東南大學。這一個決議案，是在民國十二年元月，正式宣告實施。

被合併入東南大學的「南高」，除了原有的文史地與數理化兩部，暨國文專修科外，前後七年之間，又增設了英文、教育、體育、農、工商等專修科。學校之擴充、發展，可謂相當的迅速。同時，新成立的東南大學，起初則分文理、教育、工、農四科，並且還跟暨南學校會同呈准在上海合設商科。而這一個東南、暨南合辦的商科又稱之為上海商科大學。

中大主持江蘇教育

民國十四年七月，蔣維喬先生代理東南大學校長，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旌旗所向，東南傳檄而定。當國民政府定鼎南京，立刻便開始大刀潤斧的整頓教育。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的第七十五次會議席上，原有將東南大學改為江蘇大學的擬議。但是六月八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便咨請國民政府，採納蔡元培先生的意見，全面變更教育行政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的單元。區內的教育行政，悉由大學校長負責主持。六月二十三日第八十二次教育行政委員會，又決定先在江、浙兩省試辦大學區制度。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會議便通過

組織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第一任大學院長，係由蔡元培先生出任。

這一來，不但使國立中央大學，在國學、國子監、江寧府學、文昌學院、三江、兩江師範、南高，和東南大學若干前身之外，又多了第四中山大學這一個直接的前身。而且藉由大學區新制度的試辦，使中大前身迅速擴充，飛躍發展，奠定了她成為全國第一大學的基礎。當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蔣夢麟先生為第三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區）校長，張乃燕先生為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區）校長。第四中山大學以東南大學為主，一口氣合併了江蘇全省省境之內的全部大專院校，如上海商科大學、河海工程大學、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江蘇省立南京工專、蘇州工專、南京農業、上海商業，一共有八大院校之多。

除此以外，由於第四中山大學還得負責江蘇全省的教育行政事宜。江蘇省教育廳撤了，各縣市的教育局長都直屬於大學區，「協商縣長主管全縣（市）教育行政事宜」。同時，由於教育經費獨立，江蘇一省的教育經費每年一百八十萬元，悉由第四中山大學區經理。所以，第四中山大學不得不附設一個綜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機構，將江蘇省教育廳改為「大學區教育行政部」。旋不久又改「部」為「院」。

在這一段時期的中大前身，——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真是規模空前龐大，院系燦然具備。以言院系，則在南京校本部的有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學、農學、教育七個學院。在上海，還有商學、醫學兩院，主管全省教育行

政的「教育行政院」，尙且還不包括在內。

民國十七年間，一連有兩次重大的變更。三月，改稱江蘇大學，七月，第四中山大學區改稱爲中央大學區，主管全省的教育行政如故。但是，國立中央大學的名稱，却從此確定，未再更易。

易名後的國立中央大學，在院系方面也有三項變動，哲學院改成哲學系，併入文學院。自然科學院改稱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則改稱法學院。民國十八年九月，由於新訂的大學組織法和大學規程，已於八月三十一日公佈施行，中央大學區正式易名爲國立中央大學。當時政府對於我們這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學校非常重視，特別規定國立中央大學的經費爲每年一百三十二萬元，永久由江蘇教育經費管理處撥給。此一預算係根據民國十七年的全年開支數而來，命令中並且說明：民國十八年度的預算，經中央財政委員會通過後，其不敷之數，概由財政部支給。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大學發生風潮，學生驅逐總務長黃曝寰先生，校長張乃燕先生因此呈請辭職，國民政府行政院調任廣東中山大學校長中央執行委員朱家驊先生出長中大，而以金曾澄先生繼任朱氏的遺職。朱家驊先生主持中大一年有餘，他似乎有意確立中央大學在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而鑒於「一個大學的哲學和史學部門，往往決定它的思想方向」，因此，他曾在任內對文學院的史學和哲學兩系，儘量的加以充實。

繼朱家驊先生之後出長中大的是桂崇基先生，時在民國二十一年元月八日，因爲朱家驊先生

榮任教育部部長；照羅家倫先生的說法是「以便在教育方面能通籌兼顧」。但是當時中大同學對桂崇基先生有所杯葛，一月十日竟至發生罷課和毆辱事件，掀起了軒然大波。後來做了大漢奸的周佛海，時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他竟提出停撥中大經費的主張。

羅家倫校長緊箍咒

中大教授、同學聞訊立刻採取行動，同學在十月十一日便正式復課，教授則開會反對周佛海的荒謬建議。中央復以最迅速的措拋，表示了對中大師生的支持。十二日舉行的行政院第三次會議，通過中大經費一百三十二萬元仍維原案，永遠由江蘇教育經費管理處支給。

但是桂崇基先生却不願再來當中大校長了，他在二十一年元月三十一日呈請辭職。行政院任命任鴻雋先生繼之。當時正值一二八淞滬之役爆發，中大師生反日情緒激昂，學校的經費又很困難，左支右絀，迫不得已時，連新設的蒙藏班，都於三月間由校務會議決定停辦。任鴻雋先生更是遲遲至四月下旬猶未到職視事，於是，便由教育部提請行政院通過，在任先生未到任前，派劉光華先生代理校務。

劉光華先生一直代理到了六月下旬，行政院因爲中大校長一席不容久事虛懸。便在六月二十八日那天，經行政院會議通過，派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先生，暫行代理中大校長。

一詎料中大師生又不贊成，六月二十九日段錫

朋先生到校，由於同學們的誤會，再度釀成毆辱事件。這次亂子鬧得很大，連教育部長朱家驊先生都因而引咎辭職。朱先生辭職經中央慰留後，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日，國立中央大學空前絕後，從所未有的一次噩運來臨，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解聘，同學則聽候甄別。

四天後，七月六日，行政院會議議決設立「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聘蔡元培、羅家倫等先生爲委員，並以蔡先生爲委員長。這一個整理委員會的辦事效率極高，七月十二日以前，便擬訂了整理中大九案。七月十二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

在這整理中大九案之中，使中央大學遠在上海的兩個學院，和校本部分了家。中大商學院改爲國立上海商學院，醫學院也改爲上海醫學院。却是中大同學又有增加，國立暨南大學法學院裁撤，學生轉入中大法學院肄業。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行政院議決從七月份起，教育經費一律十足發放，至此全國大、中、小各級學校情況漸趨穩定。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行政院便任命羅家倫先生爲中央大學校長。羅志希（家倫）先生也曾有過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他出長中大的那一段經過。羅先生很幽默的說：

「他（指朱家驊先生）長中央大學不到一年，即逢九一八事變而發生的抗日狂潮，在極大多數的愛國青年，自因受不了外侮的嚴重刺激，但其中也有很少數的左傾份子，藉以破壞中樞所定有計劃的抗戰國策。在二十一年十二月底中央即將

他調任教育部長，以便對教育方面能通籌並顧。可是不斷的外侮不斷的刺激教育的動盪，此種現象以首都為尤甚。於是羅先（家驊）先生不使我知道先行商承中樞要我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任務。他自己親自到我所來看我，我深恐不能收拾這種殘破的局面，堅決謝辭，爭執甚久。他一再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於是我不得不擔任下來。正如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一樣，常在頭痛之中。好不容易將中大安置在不斷進步和發展的軌道上。」

然而，在「不斷的外侮、不斷的刺激教育的動盪」下，當年中大同學，所付出的代價，却是相當的大。兩度風潮，九個月的停課，渡過一段焦灼憂急、徬徨失措的日子，好不容易等到新校長羅志希先生蒞任。直到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至七日，羅先生方始謹慎將事的組織了中央大學學生甄別考試委員會，由教育部派司長沈鵬飛等五人，中大各學院院長汪東等六人為委員。從九月十日起，舉行中大學生甄別考試。然後，再在這一年的十月十一日，中大全體同學正式復課。距離第一次風潮之起，歷時整整九閱月之久。

誠如羅志希先生所說的：「好不容易將中大安置在不斷進步和發展的軌道上」，從民國二十一年十月羅志希先生出長中大，直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中大首先西遷入川為止，前後將及五年。中大在羅先生殫智竭慮，策劃經營之下，大有一日千里，突飛猛晉之勢。新興建築，如雨後春筍，紛紛蹣跚起。如大禮堂、生物館、醫學院、牙科大樓、游泳池、工學院新教室、

實驗工廠，和實驗學校的雪恥樓等等。四牌樓邊瀾寬敞的校址上，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丁家橋的教職員和學生宿舍，則排列成行，整齊美觀，為當時任何學校所無法比擬。

嘉陵江上開新局

民國二十四年一年之間，中大在南京四牌樓新設醫學院，另外還辦了一所國立牙醫專科學校，以及實驗中學，亦即往後聲譽卓著，造就了無數青年子弟的中大附中。中大聲勢最盛時期，計擁有八個學院，三十餘科系，三千餘學生，和兩個附屬學校。羅志希先生在短短四五年間有了這麼許多成就，實在是值得推崇稱頌的。而羅志希先生本人也深以他對中大的貢獻為光榮，為驕傲。二十年後，中央大學校友在臺灣慶祝中大四十四週年校慶，羅志希先生即會作了「中央大學四十四週年校慶感賦，並以此為收京復校之頌，時四十四年六月九日」七律四首。其中第一首即為記述當年情景之作，詩云：

「紫金鑿秀大江橫，一片絃歌沸石城，敦教豈曾拘六藝，制天窮理濟生民。」

羅志希先生的這七律四首；第二首所記的，便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挑釁，全面抗戰爆發。中央大學遷校重慶，開闢了另一個新紀元，可以稱為中大的第二個史階段。詩云：

「嘉陵江上開新局，劫火頻摧氣益逾，更喜牛羊明順逆，也曾遊牧到渝州。」

——首先得作個解釋，羅志希先生詩中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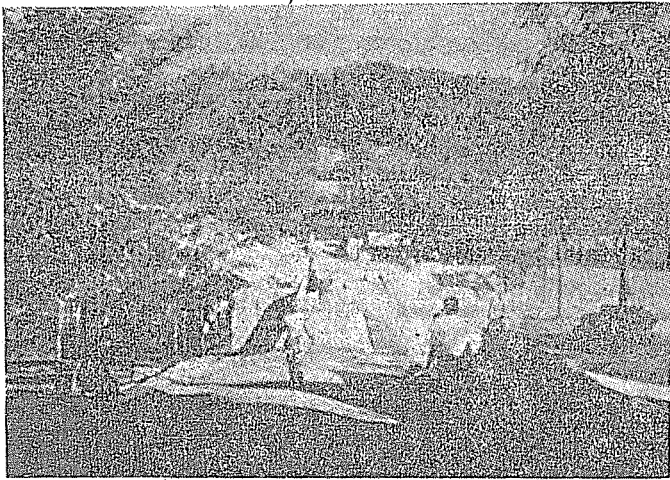
：「更喜牛羊明順逆」一句，據羅志希先生的原註是：「二十六年八月全面抗戰軍興，中大南京校址四度被日機轟炸，幸早為之備，乃得卷挾圖書儀器遷重慶。十月間在渝郊沙坪壩新建校舍內循常軌開課，即最後留在大勝關一小部份之農學院牲畜，亦於首都淪陷前三日渡江。經蘇、皖、豫、鄂各省遊收入川，為時一年，居然安抵重慶。」

中大西遷重慶的經過，自羅志希先生的詩與原註中，外可見其概略。不過還有幾點可資補充的是，第一遷校以前，民國二十五年，中大原在南京西郊石子崗，備好地皮，並且已經在開工鳩造新校址。然而終告尼於抗戰，半途而廢。其次是大入川並非全部集中於沙坪壩，由於沙坪壩的校址不敷，醫學院和畜牧獸醫系搬到了成都，後來遷成立了畜牧獸醫館，和中大公立醫院。此外，則中大附中遷在青木關的山上。二十七年時又因沙坪壩校本部師生人數激增，實在容納不下了，遂又在距離沙坪壩三十里的柏溪，設立了一年級新生部。第三，則是在全國各大專院校中，以中大遷川最早，羅志希校長的遠見，使當時的全體師生，和圖書儀器、種種設備的保全，乃至抵渝後的校址規模，都遠勝其他院校一籌。

遷渝初期，中大在校同學不過一千多人，大都是離鄉背井，不遠千里而來負笈。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繼續學業，免致中輟。另一方面，也有不願留在淪陷區裏做日閥順民、亡國奴的激越心情。初到四川，同學們手裏還存得有些盤川，尙未淪陷地區的親友，多少可以寄點接濟，但是為

時一久，盤川用完，接濟中斷，中大同學就唯有依靠政府發給的貸金渡日維生。

時至今日，我仍認為抗戰初期，中央所實施的救濟流亡學生辦法，和貸金——公費制度不但功德無量，慨然擔承「管教養衛」的重責，為我國教育史開闢了新葉。而且，由於當年萬萬千的戰區學生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紛紛投向大後方祖國的懷抱。對於我國的抗戰、戡亂、乃至行將及見的反攻復國，不知增添了幾許力量。自從



沙坪壩松林坡中大校本部

抗戰第一階段，各戰場連連失利，政府在百廢待舉，財政極度困難之中，毅然決然，挑起救援青年的重擔。在教育部之下成立戰區來渝學生輔導會，設立陷區來歸青年的接待站，在大學則為設於白沙的先修班，在中學則為設立於青木關八廟塘之進修班。所有的戰區青年一到了重慶，立刻便由政府招待食宿，設班上課，使他們的學業不致荒廢。同時，衣食住行，一概給以公費。中學從國立一中設到十七中，大學則無分公立私立一例都有由政府出錢讓他們安心讀書的公費。在整整八年的抗戰期間，任何一位來自戰區、陷區的青年，祇要他們肯上進，願意讀書，政府一定排除萬難的輔導他們完成學業，以至就業自立。

公費生食宿學雜各費全免，伙食則一個月十二斤米，外加聊備一格的副食費，零用錢。米質粗糙，但是量上有多無少，副食費則以當時一日數漲的物價，顯然不夠。各大中學的膳食，通常是兩乾一稀。偶或也有在乾飯或稀飯裏加煮些紅苕（山芋，台灣習稱地瓜）的情事。加紅苕的用意，倒並不是在省米，因為米——主食是儘够的，問題在於副食不敷，巧伙夫好監廚難為無菜之餐，多省些米下來，拋售出去，一個月裏可以打那麼一兩次牙祭（川諺：喫肉或加菜），豈不是「皆大歡喜！」

國家元首出任校長

因為在抗戰八年期間，大中公費學生通常所喫的菜餚，大抵以最便宜的空心菜（四川人叫藤

藤菜）、芥菜薺子、紅白蘿蔔為主。倘若有豆腐、花生米、黃豆芽和豬血，那幾乎就要算是葷腥。一個月能打幾次牙祭，得算是伙食團組成份子的事功與業績。所謂伙食團，只怕也是抗戰期中各級學校最重要的機構或單位之一。伙食團組織嚴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論職司也有保管、監廚、採買、會計、出納、團長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由於副食費——亦即菜金，本來就是少之又少，聊備一格而已，因此伙食團的負責諸公如欲使全體同學天天有菜下飯，一月殺幾條豬，打一兩次牙祭，便唯有在節餘食米上挖空心思，打些主意。魯傳鼎先生在三十年前中大學生一文中所謂的三搶，搶粥、搶飯、搶座位，不過是當年搶得之一面而已。鑒諸同學們實在是搶得太凶、搶得太急，於是便有人想出妙計，同學們八人一桌，一桌一個小飯甌，當那香噴噴的八寶飯在大甌子裏蒸熟了時，便由伙夫執勺、監廚看秤，四平八穩，像秤金子般的分到一隻小小飯甌裏去。

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誠然過得很苦，但是在精神方面却遠比今日的現代化生活、電氣化享受，西裝革履，一食千金來得舒坦愉快得多。這一點我相信任何一位當年喫過八寶飯、著過空前絕後襪、穿過腳踏實地鞋，嚴冬季節經教授特准擁着棉被上課的流亡同學，全都不會否認的。論者每謂這是因為抗戰時期力量集中、意志集中，上下一心，咬緊牙關，因而普遍存在着蓬蓬勃勃朝氣的關係。我則以為多半與馬齒日增，步入中年了大有關聯。沙坪壩上的回憶，眼睛一霎就是將



國民二十二年十月全國各地學校推選中大同學會代表在中央加入抗戰行列
為總代表在中央加入抗戰行列
蔣主席、袁其炯、第二等（左起）志見意是國述陳席主蔣

近三十年前之事。三十年前的大學青年，如今早已兒女纒膝，兩鬢飛霜，而且中年人要為生活、事業、理想而奮鬥，一想起無拘無束、無憂無慮的青年時代，怎不悠然神往，大與今不如昔之嘆

呢？不過，無論如何，中大同學在抗戰時期，各大專院校之中，要算得上是得天獨厚的了。沙坪壩和柏溪風光宜人，校舍幽靜，有最理想的讀書環境。除了喫起飯來米質粗糙，菜蔬差些，則無論校舍、設備、圖書、儀器，就三十年前的標準來說，依然是第一流的。以師資而言更是集全國學術界精英之大成，而且這些學

有所長望重一時的名師，當時心無旁騖，一心教學相長，作育英才，那有今日的教授先生這般僕僕風塵，到處兼課為稻梁謀的忙碌緊張？師生間在學業上和生活上打成一片，同學們所獲的教益，自非淺鮮。

抗戰八年期中，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先則為羅志希先生，民國三十年秋，中央任命顧孟餘先生繼任，中大沙坪壩上崇閣壯麗的孟餘堂，便是為紀念顧先生出長中大一年又半而設。三十二年春顧先生離職，中大同學竟沐受了空前未有的光榮，由最高領袖蔣中正先生兼長中大

。蔣校長於三月四日接篆以後，曾於七日蒞臨沙坪壩向全體師生訓話。

由於這一年的八月一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於重慶，九月十三日五中全會一致選舉蔣總裁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中大更有了國家元首親任校長的無上榮寵。一直到三十三年秋中央任命顧毓琇先生承乏校務時為止。當時，蔣主席還接受了擔任中大名譽校長的職務。

黃正銘先生論中大傳統精神，揭舉「樸實」、「尚真」和「剛正」三點，云樸實所以崇尚節儉，腳踏實地。云尚真則實事求是，明辨是非。云剛正尤其有一股莫可禦京的浩然正氣，形於內則至大至剛，公而忘私，養成一種崇高的德性，與完美的人格。形乎外更輒常發為轟轟烈烈的行動，對於國家、民族俱能產生深厚的影響。莫以為中大學生都是死啃課本的書呆子，中大師生每每在國是紛擾，大局混沌的時候，作重大的表示，正義的呼聲。遠如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閥佔我東北。當時全國同胞義憤填膺、熱血沸騰，奮起抗戰的呼聲響激雲霄，全國學生會推舉中大同學袁其炯等為總代表，在中央大學大禮堂，晉謁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陳述國是意見，志願投筆從戎，加入神聖抗戰的行列。最高領袖破例親自接見，並且剴切訓示，使全體代表獲得滿意的答覆。此一大不尋常的事件，正足以證明最高領袖對中大的格外重視。再為抗戰勝利，蘇聯出兵強佔我東北，沙坪壩上的中大同學，於是發出了抗議的怒吼，舉行聲勢浩大的反蘇大游行，高喊「蘇俄滾出東北去」的口號，並且一舉搗毀了為虎作倀，破壞全國統一的共黨傳聲筒新華

日報。這些都是中大同學「剛正」傳統精神的有所發皇。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國立中央大學，開始籌備復員，但是由於交通關係，遲遲而至三十五年五月起，方始陸續的遷回南京。這個時候中大同學已有四千餘人，以就原有的四牌樓校舍不敷容納。校方遂在成賢街東農場的舊址上，興建了七幢學生宿舍，儘够三千餘人寄宿。後來又交涉收回丁家橋的校產，整理建設，大興土木。所以勝利後的國立中央大學，便劃分為第一、第二兩部。第一部在四牌樓，包招文、理、法、師、工五個學院，附屬醫院和農學院的一部份。第二部在丁家橋，那是一年級新生部和醫、農兩院的所在地。以迄大陸淪陷，樞府遷台時為止，中大已有七個學院、四十二個科系及研究所。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中華民國最古、最大的大學。

臺灣復校幾經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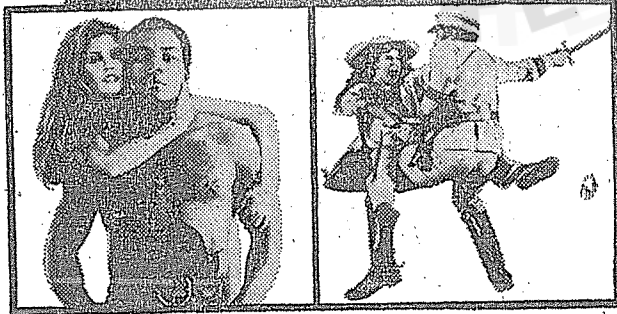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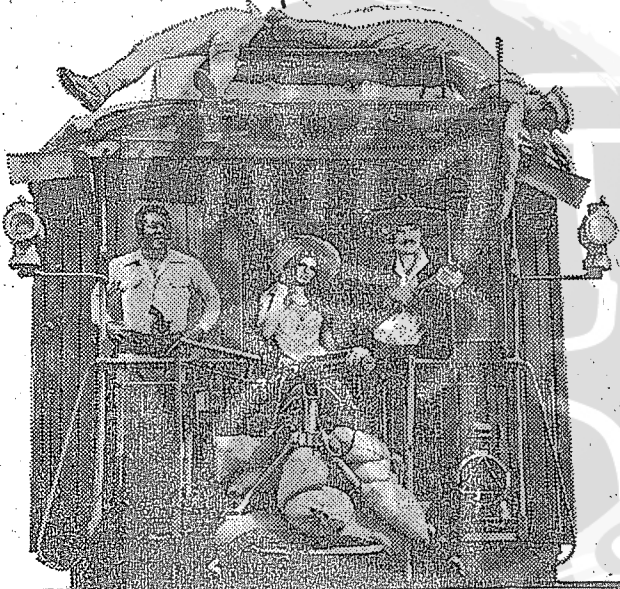
樞府播遷台灣以後，中大在台校友，同心同德，始終在為復校工作而努力，民國四十五年校友會呈准行政院決議先在苗栗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經熱心校友多方奔走，終於在民國五十年一月組設籌備委員會，迭聘前教育部長梅貽琦、浦前次長薛鳳（中大校友，三十四至三十六年間任政治系教授）、黃前部長季陸、徐前總裁柏園（中大校友，十五年六月商科畢業）遞嬗擔任主任委員，後承苗栗地方人士捐贈二平山土地五甲三分，由諸校友共同醞資，集捐二百三十五萬元，五十二年三月新大樓落成，於是由教育部聘任戴

運軌教授為所長，五十二年七月，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開學上課。
但因二平山可供利用之土地僅祇四甲五分，而戴所長與在台校友連年正在積極籌備中大大學之恢復。於是自五十三年起仍在不斷的尋覓建

地。幾經周折直至去歲，方始洽安桃園縣中壢市建地五十甲，面積廣闊，交通便利。因而決定在中壢重建具有輝煌歷史、古老傳統的國立中央大學，頃正由戴院長運軌積極籌備先行成立理學院之中，行將於短暫期內，大功告成。

百支快鎗

傑姆布朗
拉蔻兒薇芝
聯合主演



新世界戲院
即將隆重獻映

20th Century-Fox presents
100 RIFLES
A MARVIN SCHWARTZ Production
JIM BROWN · RAQUEL WELCH
BURT REYNOLDS with FERNANDO LAMAS · DAN O'HERLIHY
AKIM TAMIROFF · HANS GÜDEGAST